



“法兰西经典”系列丛书

坏女儿

[法]朱斯蒂娜·莱维 著 | 孙凯 译

MAUVAISE
FILLE

同时入围 2009年度龚古尔文学奖和美第奇大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坏女儿

[法]朱斯蒂娜·莱维 著 | 孙凯 译

MAUVAISE FILLE

同时入围 2009年度龚古尔文学奖和美第奇大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坏女儿/(法)莱维著;孙凯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21-4313-9

I. ①坏… II. ①莱…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3592 号

MAUVAISE FILLE

Copyright © Editon Stock,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357

责任编辑: 毛静彦

坏女儿

(法) 朱斯蒂娜·莱维 著

孙凯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313-9/I · 3333 定价: 1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1

她认为：我是她的妈妈。她的信任，我很怕。不正常，我想。真的，她坚信我是她的妈妈。她不知道，我是个恶毒的疯婆子，四处流窜的灾星，化不开的罪孽，注定要遭报应。只要喜欢，我可以不爱她，不养她，兴起时虐待她，扔她的娃娃，扇她的耳光，无缘无故地辱骂她，对她的哭不管不顾，忘记给她吃奶，给她换衣服，或者不换，她却会一样爱我，别无选择地爱。不，我的心肝，小天使，对不起宝贝，对不起，你疯了，这么依赖我，别这样，很危险，以前我也这样爱过她，和你一样，以为所谓“妈”就是“我妈”，只要生过小孩儿，就会成为一个“妈”，我真希望你能听懂，真希望能对你讲这些话。

可她又怎会知道？我甚至不常和她在一起。有奶妈、她爸、她爸的妈妈，当然还有我，而她稚拙、谨慎、几乎有点羞怯，却能让我动容，她盯着我看，照顾她时我恨不得戴上墨镜；她表情严肃地审视我，我一定在流汗，因为害怕——

害怕,还因为我是妈妈,肯定是个气味问题,我每天都换香水,却没一款中意,没一款适合我,我冒汗了,应该是“荷尔蒙”,“荷尔蒙”和“害怕”脏兮兮地搅在一起,我身体恶臭,而她感觉到,我是她的妈妈,她是小孩儿,我是妈妈,她看着我时笑也不笑,可我一走她就哭,想起我妈跟我,这情景岂非如出一辙?

她“爸爸、爸爸”地叫了两周,我又沮丧又嫉妒,怨念整个世界,受不了了——直到一天早上,盼到了,女儿说了句“妈”,好像一抹亲抚,一场奇迹;我想,我妈没白死。到头来,我妈总能赢。

我妈还在的时候,我该鼓起勇气做一个好母亲吗?我应该当个好妈妈来羞辱她?还是应该当着她的面假装冒失、笨拙,在相似的处境下,卖力地伤害女儿,就像她对我做的那样,当我满15岁,当我已长大,当我走路时低头哈腰,以免惹恼我爸的情人们?也许,为免她受苦,我该——和我妈一样——每天把女儿的洗澡水放得冰凉,给她穿一身黑衣,在她三个月大的时候喂她吃生香肠,两年后,再把她一个人送托儿所,像个大人一样,你就自个儿折腾着活吧。

那么,我是不是本该把女儿交给她带呢?带一个晚上?

一个星期？一个假期？她会不会一改对我的常态，装得通情达理、有条不紊、慎终如始？也许，我会嫉妒。她的爱，从未给过我，却一直留着，原封不动，要放在外孙女身上。

这是一次惊喜。帕波罗毫不知情,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唯有我,不露声色,暗自取消了他所有的约会。这么干,还是第一次。我第一次翻寻他的私人物品、记事本和电话。有点羞愧。更重要的是,我很害怕。往往在这个时候,能发现一些残酷的事实,一个情妇,一个藏起来的孩子,一桩罪恶。幸好,我什么也没发现。不过,我还是忍着不让情绪外露。我把目标锁定在出游的三天里,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一次访谈,为最新的一部电影造势;一顿和经纪人的午餐,商讨关于皮埃尔·高德曼^①的拍摄计划;还有一个饭局,和他的哥们。打电话撤销约会时,我还在发抖:万一不是“哥们”,而是在电影片场认识的“女人”,我的心怦怦乱跳,嫉妒是魔鬼,会把一切玷污,让智商归零,你以后再也不会撞见我制造这样的惊喜了。

① 皮埃尔·高德曼(Pierre Goldman):1979年遭到暗杀的法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译者注

然后,等他睡着,我开始精心准备行李单,性感内衣、高跟鞋、有机饼干、亚美尼亚熏香纸、两个人一起看的书、累时吃的维生素。我希望成功,完美,再完美。我希望他明白我有多爱他,多依恋他。这是一个全新的露易丝,和意志消沉、心情抑郁,把他的生活带入地狱的那个不可理喻的露易丝截然不同。

出发那天,是我把他叫醒的。这,也是第一次。生日快乐!我亲爱的。打理好你的包我们这就走。平时,都是他比我先起来,做出一顿精致美味的早餐,而我连咖啡都不会煮,也不知道在哪里、怎么摆弄咖啡滤纸、水、粉之类的东西,这些不算什么难事,我本该学着做的。而在出租车里,他仍然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蓬头乱发,胡子拉碴,眼睛斜愣着看我,显得既错愕又开心。他的电话响个不停,朋友们对他说生日快乐,他笑得前仰后合,说我老婆把我绑架了,我不知道去哪儿也不知道去多久,他把我的手拉住,紧紧地握,我也紧握住他的。

我不想我妈,我就不愿意想她,她孤零零的,在医院里。唉,好吧,还是有点想,可有几个好的医生在照顾她,我不会出去很久,而且随时可以找到。她的化疗结束两个月了,肚子里还有些积液,那是“腹水”,不是别的就是“腹水”。我在网上查到,那是腹内排出的液体,腹膜腔壁的积液,读到时紧张了

一下,但没什么慌乱的,不值得取消我的惊喜计划。

前天,她打电话给我,慌慌张张的,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大肚子了,它在胀、在胀。顺势疗法的医生不理我,女按摩师度假去了。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别着急,我说,咱们给“大郎中”打电话。这是我们暗地里对大主治医师的称呼,爸爸动员他在我妈身上使用最新的治疗方案。咱们给大郎中打电话,他马上来治你,肯定没事,神经过敏罢了。可是大郎中不接她的电话,从来不接,除非我爸爸亲自打电话给他,他才会接。问题是爸爸在度假,在很远的地方,在沙漠里,没带电话,除非是紧急情况才能找他,而我恰不认为这算是“紧急情况”。没事儿,我跟我妈说,直接去看医生吧,我待会儿去找你,他们会让你安心的,一切都会很好。

我妈不愿意动。我动不了,这个肚子啊,我的头发啊,还有,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的牙齿,A医生给我装的那一整套牙齿,花了你爸爸好多钱的,上个礼拜都掉了,我怎么弄也弄不上。妈,没事儿,我回答说,没人注意你的牙。她哭叫起来,生气了,为什么没人会注意我的牙,她哭得像个孩子。我很愧疚,嘴里塞满食物,咀嚼着美味的早餐,心里想着去罗马要买、要带物品的清单,我叹了口气:把你那套牙胡乱弄得

了,不是啥难事儿,反正就是白天看诊的时候戴一下,以后我就帮你重装。我们一起去医院。当时,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这一进去,她就没出来。

她在医院里,精心打扮过,脚上穿了双古怪的鞋子(这鞋后来随她入葬),双腿浮肿,大肚子藏在漂亮的长袖羊毛开衫下面。这衣服还是我俩用爸的钱一起去买的,她很担心,有两千欧元可花,而她对欧元毫无概念,平时都是用法郎算钱,只觉得两千法郎还不算太离谱。实际上,我们买来的漂亮衣服让她想起了她跟索菲亚在小区精品店里一起偷来的衣物,还有大衣,大多是貂皮的,她们在豪华酒店里小心地偷过来,和自己的大衣放在一起,离开时悄悄拿走。为了不让人发现,再把它们重新裁剪成上衣、裙子、裤子、背心——你美得像一辆偷来的汽车,索菲亚说。她知道她的意思,她们俩一起偷过车,两人偷车和衣服用的是一样的手法。

这天,她穿着那件长袖羊毛开衫,涂上最美的口红,头巾遮挡着所剩无几的头发,牙齿也弄好了,真不错。这样一来,想哭的时候她一张嘴就能放声痛哭,比如护士小姐费了三次劲儿才把针扎进她的肚子,放正插管,捆扎在导管上,把腹水一滴一滴放出来时。我看着她的肚子。我心里想着里面正在

演进的恶心战役。今天是护士小姐的生日,她住得不远,回家吹蜡烛去了,我在这儿还能顶半个护士呢。需要的时候您给我打电话,她说。可我妈不愿意,她反对破坏人家的生日,所以得由我来给她按那个大肚子,把液体挤出来,我开始以为是尿,还打翻了,溅上了我们的行李,她那装满各色废纸的包,还有我那装着全新性感内衣的手袋。

那天,我跟我妈撒谎了。我说我要去布鲁塞尔,烦死了,可我必须得去,你懂的,我的出版社,我的书,我是被逼的。要上电视新闻,我说,为了更好地辩白,也为了在她面前卖弄一下。可现在,我挤压着。轻柔地,坚定地,我挤压着。液体流了出来。我试图不去想那股怪味,黏糊糊的,黏稠得厉害,试图忘记她是我妈。我试图说服自己,我的肚子里肯定也有水。她笑了,我也笑了,她接着笑,淌得越来越浓了,她说这是你第一次见我怀孕吧,这是她这辈子对我讲的最后一个笑话。

利皮——这医生是个好人,我想,她有点儿爱他,临死都对他卖弄风情,即使肚皮胀大、牙齿脱落、死亡的面具笼罩在脸上、头发半秃,可她仍然——朝着利皮微笑,她的眼睛湛蓝,眉目如画。她信任这双眼睛,它们不骗她,即使她往死里吸毒,即使她状况糟糕,或者相反,在感觉良好或飘飘欲仙时,或

者当她目光迷离,甚至,在我4岁的时候,见她一大早就横躺在地,赤裸的身体摊在浴室的方格瓷砖上,眼神几乎发散,我像一条勇敢的小狗一样想拉她起来,拉到床上或地毯上,或者至少把她弄醒,即使是那时,她的眼睛依然如此。如果说还有一样东西专属于她,那就是她的这种目光,我见他注意到了她的眼,和蔼的利皮先生,当他抚摸她的肚子,假装并非在手测她病灶的大小,我发现,他感到了她的美。

您看,我妈说,满满地全是水吧?不可思议吧?是的,不可思议。他微笑起来。他仍在抚摸。他看着她。他看着我。他的神情和善而惊讶。他额头上的皱纹像是山间的窄路。她很高兴有人照顾她,有人把她当回事。可她什么都没说。他也什么都没说。他全懂。他知道:坏蛋就在这儿,遮遮掩掩的,装成腹水的样子;可是,她肚子里流出来的不是水,而是正在发酵的脏东西,是泛滥成粥的癌。

在鲁瓦西机场,是我付的打车费。今天是你的生日不要你花一分钱,我说,有点不自然,可这是惊喜的一部分。平时他会抗议,这次还好,欣然接受,嘴里吹着小曲《我是一个小白脸》,司机在反光镜里对他眨了眨眼,小子,你这个小浑球儿。在机场,事情变糟了。广播宣布飞机延迟起飞。后来说我们被排在了候机单上。候机单?我干了些什么?怎会这么傻?我哭了。我的惊喜计划受挫了。幸好,帕波罗对局面了如指掌。他已经知道要去的是罗马。他装傻,想让我高兴,假装没懂,可是,当然,他什么都明白。

因为,关于罗马,我们之间是有故事的。他不知道。我知道。其实,我本来从来没想过两个人一起去罗马。对那里,我有太多的记忆,丑陋的景象,在生命的另一段时光,我曾决定,不再涉足此地。可是我的教皇,帕尔罗有时绝望地问我。啊,什么,你的教皇?如果有一天,我的教皇召见我们,那就得接受,应该去!我说如果是他的教皇,那最好还是答应他,我知

道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管他教皇不教皇的，我们仍在候机单上，我沮丧至极，在长椅上缩成一团，帕波罗却跑到办票窗口前躁动不已，辱骂、威胁、诉讼、叫记者登报，排山倒海的诽谤，窝囊废、撒谎精、大牛、蠢蛋、杂牌公司、破产。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愿意出行。我就是想躲开我妈，躲开她的病。我想躲开忧伤，忧伤正在医院里和我妈在一起。她在医院里。可是，本不存在的负罪感，一波三折，被候机单打开了一个缺口，汹涌袭来，我头疼，心口也疼。

我们终于登机了。可到了酒店状况更糟。我是通过我妈一个哥们的哥们知道酒店地址的，他打保票说这家酒店棒极了——真不该相信他。你们去散散步吧，酒店前台说道，房间是全新的，还没弄好，还得放置几样东西，你们可以把行李留在这儿。我们把行李留下。再回来。可房间还是没弄好。其实，情况就是如此，这个房间从未启用过，没那么容易弄好，浴室没有莲蓬头，也没有窗帘，一只灯泡孤悬在天花板上，房间里散发着油漆味儿。可是房间很大，帕波罗说，进房后他正走了一圈，然后又反走了一圈，好像这样能让房间更大一点儿。很干净，他补充道。而且，我们是第一对在这儿亲热、拥吻的人。我被逗笑了。你是第一个在这间房里笑的女人，他又强

调,然后吻了我。

这正是帕波罗的过人之处,凡事能从好处想,我爸常跟我这么说。我想到我爸,他很喜欢帕波罗。我想到我爸,他跟我说起我出生时他在罗马认识的老友,他和他们大吵,不让他们掉进恐怖组织。我想起乌尔德里科·P,我爸的一个老友,他没能阻止这人干持械抢劫、组装印钞机的勾当,后来这人不得不逃离意大利,来法国避祸,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结果成了我的保姆。我想到这些事。我想到所有在我家待过的意大利人,我很晚睡觉,他们也不管,只顾自己吸烟、喝酒、打神秘兮兮的电话。我就是不想我妈,不想从她肚子里流出的液体。我不愿想象再回去时即将看到的她那张脸,面目全非,任何一张脸都没它惊心动魄。

我们很高兴,很舒服。小冰柜里有香槟。我们想叫服务生送酒杯到房间来。去他妈的,房间还真是没准备好,连电话都没有。算了。就对嘴喝吧。这香槟真不错,帕波罗下楼又拿了一瓶,边走边说。香槟!我们没想到,我们尚未想到,此刻,在我已经发生变故的肚子里,也许并不喜欢香槟。

罗马很美。抬眼,缤纷色相。倾鼻,茉莉花香。帕波罗希望我向设在美弟奇别墅的法兰西学院提出创作申请,这样可

以在电影城拍片,你用意大利语写作,周末邀朋友来玩,爱怎么闹就怎么闹,你再也不会抑郁了,在意大利,怎么可能忧伤呢?我说,好主意。可对帕波罗来说,这不仅是个主意,更是个决定,整个周末,他一直在说明年待在罗马的事,他定出属于自己的坐标和习惯:和人约会的咖啡馆、特拉斯提弗列的私密场所、中意的小饭馆儿、他的报纸、从西班牙广场到威尼托大街的近路、美第奇别墅花园后院可以秘密通过的暗门的密码。我知道,两周后他就会想别的事。可我什么都没说。我任由他领着。他心里记着罗马城的整幅地图。他每天六点钟起床研究新线路。我们很开心。

同时,这又不是真的。我的头脑里回荡着自己编的那个蹩脚的烂调子。我跟我妈撒了谎,无中生有,编造了新书的造势之旅。其实,对自己,我也撒了谎,我想象已经甩开了我妈,让她自己流出体液,对利皮医生微笑。我的手机响个不停。号码是屏蔽的。是她。我确定她已经猜到了。她清楚地知道,我不在乎什么造势,一上电视就会全身痉挛,就算在巴黎,我也常在最后一刻打退堂鼓。我妈,这人狡猾着呢。我可不能让步。我妈在好转,我默默念叨着。她不过是肚子里有点儿水。在乌阿岛上时,她的脸还都被晒黑了呢。那些医生会

显得缺乏自信吗？他们的眼神会让我妈感到问题严重吗？重要的是，要让帕波罗过一个开心的生日。帕波罗和我，我们现在是一对儿。我是一对儿中的一个。我得把这事儿干成。活到这么大，到现在每件事都被我搞砸了，唯独这件事非得顺风顺水才行。要让帕波罗回去跟弟兄们说露易丝不可思议，说露易丝是生活上的艺术家，说罗马之旅永世难忘，我是说：永——世——难——忘！我把信息传递给我妈。我专心致志。我精心将我的剧本编得更完美，说这次来得特别值，说上了比利时的电视新闻，甚至没慌张，没怯场，对这本书很重要，你知道，你懂的。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懂。但那天晚上，我倒是了解了一件事，或者说，我体内的某处终于明白，有个奇怪的物事正在偷偷酝酿，如果我想玩，如果帕波罗要玩，如果我们俩要一起玩，那就得快点儿，再快点儿，因为马上就不能玩了。这种感觉影影绰绰。帕波罗睡去，我点起了香烟，我又开始恶心了。被胸罩紧紧地勒着，难受得要死，不是有好几天了吗？还是说已经两个多月了？……好吧，我算算，两个月、两个半月，可能还要更久，我的算术总是不行，上一次是四个月，我却毫无察觉，医生们都惊呆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了一个最终想